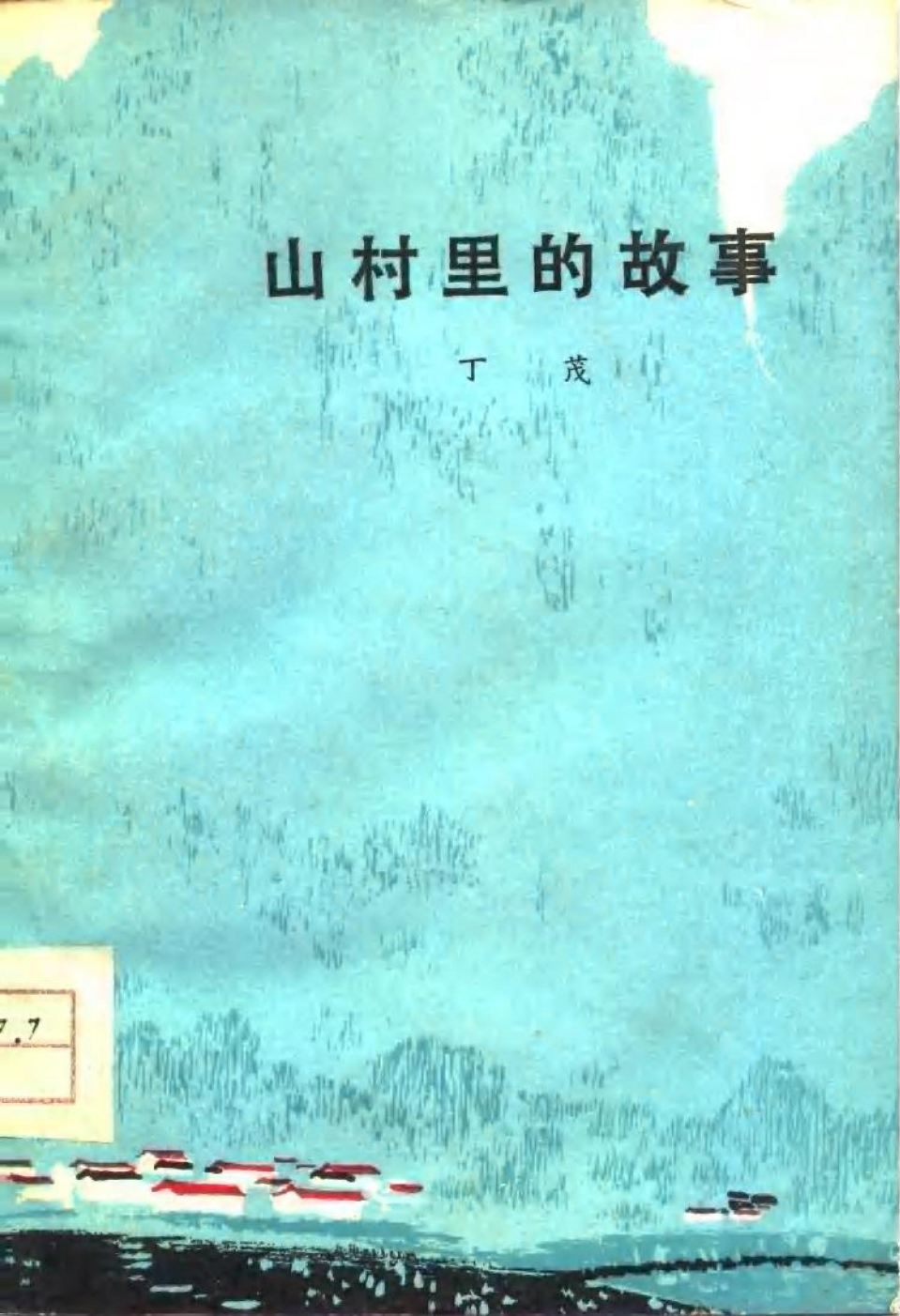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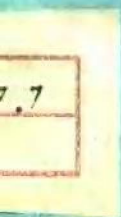


山村里的故事

丁 茂



山 村 里 的 故 事

丁 茂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00千 插页:2

1977年7月第一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0册

统一书号:10089·115 每册:0.36元

内 容 简 介

这本短篇小说集中的十四篇作品，都是描写发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里的故事。《孙支书蹲点》《老支委》生动地描绘了农村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实践作调查研究，过细地做思想工作的情景。《夫妻之间》《婆媳养猪的故事》《二牛嫂跟车》等篇展现了农村妇女与旧思想、旧习惯彻底决裂，站在农业学大寨第一线的动人画面。《榆树湾》《交班》等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村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小说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文笔通俗、流畅，生活气息浓厚，富有内蒙山区农村的特色。

目 次

孙支书蹲点.....	(1)
夫妻之间.....	(14)
老支委.....	(26)
榆树湾.....	(38)
二牛嫂跟车.....	(58)
交 班.....	(69)
护田娃.....	(82)
王大妈.....	(94)
碾头场小麦的时候.....	(105)
搬 家.....	(119)
婆媳养猪的故事.....	(125)
原 则.....	(138)
接女儿.....	(148)
邻 队.....	(158)

孙支书蹲点

大队孙支书，户头虽然在后沟村，但以前他一直在前沟蹲点，很少回家。今年，支部决定让他到后沟蹲点去。

孙支书刚回村，队里的王队长就对他直嚷嚷，说刘二丑是队里有名的“刺头”，不服管教，并要求孙支书狠狠地整整刘二丑，给他出口气，撑撑腰。孙支书捋着胡子不言不语不表态。王队长心里干着急，但摸不透孙支书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第二天一早，孙支书挑着一副筐子，刚刚走出街门，就望见饲养院的门口，围着一伙人。他侧起耳朵一听，好像是刘二丑和王队长正在那儿吵嘴似的。他加块脚步，走近一瞧，一点不假。孙支书忙挤进去。王队长见孙支书来了，腰杆更硬了，他指着刘二丑的鼻子吼叫：“全村就数你调皮捣蛋，为什么分派你挑粪，你偏要去铲粪呢？”

二丑也不示弱，红着脸嚷：“你为什么不去挑粪呢？”

孙支书微微点点头，心里全明白了。他们这个山村村，

有不少挂坡梯田，个别地块，车拉不进去，只得肩挑。挑上一担粪，步步登高，当然是个重活累活。就为这个，王队长和刘二丑争吵起来了。

他俩到底谁对谁错呢？不等孙支书多想，只见王队长暴跳如雷地指着二丑骂：“你少挑刺，今天非让你挑粪去！”

二丑却满不在乎地说：“你挑粪，我也挑；你不挑，我就不去。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王队长用求援的目光瞅瞅孙支书。孙支书并不想“援”他，暗暗想道：“吵来吵去，两个人都不想挑粪登山去……”不过，这阵儿，孙支书不准备各打五十大板，他向二丑跨进一步，温和又严肃地说：“今天的活既然安排妥了，你就挑粪去吧！年轻人，应当抢着干重活，怕苦怕累，能把我们队建成大寨队吗？”

二丑停了停，他不敢直言顶碰孙支书，便想出个点子，仰起脸双手一摊说：“孙支书，我没筐子，非让我去的话，请你借给我一副筐子吧！”

这分明是假话。庄户人，谁家没三副两副筐子呢！刚才，别看人们不言语，可是心里有谱：有的向王队长，怪怨二丑不听话；有的向二丑，认为二丑虽然不该这么做，但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队长老挑轻活，不干重活是不对的，王队长更不应该压制群众的意见。可是二丑向孙支书冒出这么一句，故意给支书出难题儿，一下子惹恼了大家，人们七嘴八舌地向刘二丑开火：

“二丑，当社员的都向干部借工具，干部家里能有那么

多吗？”

“二丑，你也不看看是谁，怎么和孙支书也顶起来了？怪不得人们叫你‘刺头’。”

王队长这下子神气了，他盯着二丑问：“你说你家里没筐子，咱们当着众人的面，我去寻出来怎么办？”

二丑被群众这么一“围攻”，就觉着理亏；又听王队长这么一问，心里有点儿胆怯，瞅着王队长那得意洋洋的架势，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时，孙支书上前推后王队长，把自己肩上的筐担取下来压到刘二丑的肩上，温和地说：“好，你就把我的筐子借去用吧！”说罢，又回过头，提高嗓门儿说：“大忙季节，别围着啦，快分头干活吧！”

人们分头干活去了。却说二丑一挑起孙支书的那副筐子，左瞅右瞧，越看头越痛。孙支书的这两只筐子真大啊！一担少说也顶得上普通筐子的一担半装货。他真懊悔透了。本想“将”支书一军，没想到反被支书“将”住自己了。无奈何，自作自受，只得硬着头皮，挑着筐子闷闷不乐地走进粪场去。

二丑挑的筐子本来就大，几个调皮的年轻人，抡起铁锨，直往他的筐里多装。装几下，还用锨背拍拍，直到装得再不能装了，才说：“二丑哥，挑去吧！”

二丑咬紧牙关，挑起筐子才走出不远，人们就哄一声笑了。这个说：“人家孙支书说，他常出去开会、学习，耽误下了劳动，为了补起这个损失，才特意做了加重大筐子，加重大铁锨……一句话，咱们孙支书用的工具，全是加重的。”

那个嚷：“嗨！人家孙支书到大队、公社开会的时候，并不误劳动，你们啥时见孙支书的粪筐离过身啊？”

“哎——你们瞧！”人们正议论得起劲，一个姑娘向前一指，大家朝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在村口拐弯处，孙支书硬把二丑肩上的担子夺过去放到自己的肩上，挺起腰板，健步登上了山坡。二丑呢？又挑起孙支书的一副空筐子，返回村从新装粪来了。

原来，孙支书刚才又从家里挑出一副普通用的筐子，半道上截住了二丑，把他的“加重筐子”换回去了。

这天前晌，王队长很省心，用不着他大吼，也用不着他硬催，孙支书肩膀上压的那副“加重筐子”，象一个宣传大喇叭，鼓动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甩开膀子，加快脚步，装满筐子，你追我赶。原计划一天的任务，结果只用一前晌，就把个别车辆进不去的地块，挑进去了足够用的粪料。

后晌，王队长临时决定出车辆送肥。

队里的十几辆胶轮大车都套起来了。可是，二丑有个“尖”名，人们不愿意和他赶一辆大车。二丑前晌被孙支书“将”了一军，又被孙支书换走了重担，又看见孙支书五十出头的人了，干活那么卖劲，又惭愧、又激动，心里隐隐约约也冒起个火花：“赶上去……”可又一琢磨，不行啊！自己因为好多嘴，好给干部提意见，特别是看不惯王队长那种指手划脚、只挑轻便活不干重活的领导作风，得罪下了王队长。王队长会上批评，当面训斥，群众中摆晒，闹得自己

落了个灰名，“刺头”、“尖鬼”的外号传出去了。后来，自己干脆破罐子破摔，越拖越落后了。

这时，见人们都不愿意和他合作赶车，脸上正觉得火烧火燎，恨不得一头钻到地缝里，忽然听到有人亲切地招呼：

“二丑子，来——咱俩赶一辆车吧！”

二丑赶忙扭过脖子一瞧，是孙支书向他笑着招手哩！他心里也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迈开步就走。二丑毕竟是年轻人，好胜心很强哩！他边走边神气十足地昂起头，那神态好象在说：“哼！你们不和我合作顶屁事，大队支书还看得起我刘二丑呢！”

二丑走近孙支书，孙支书早套好了车。他二话没说，挥起铁锨，就和孙支书一起装起车来。等装到半车的时候，他停住锨，对支书说：“行啦，西坡路上有个立坡，装满了拉不上去。”

孙支书边弯着腰一劲儿地往车上装粪，边笑呵呵地说：“二丑啊！今年不同往年，华主席号召我们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我们就得出大力，流大汗啊！还象以前那么四平八稳地走，啥时才能建成大寨县、大寨队呢？”

二丑忙解释：“我是说，车装满了，那个立坡牲口拉不上去呀！”

孙支书说：“上不去就动脑筋想办法嘛！大车大马的跑一趟，只装半车，啥时才能把肥送出去呢？今年我们的任务大、担子重，得争分夺秒地大干啊！”

二丑不吭声了，但心里并不服气，暗暗想：“看看你有

什么好办法？车装得那么满，能拉上去才怪哩！”

他俩装满车，出了村，不一会儿，就来到立坡了。这个坡，虽然不长，但道很狭窄，道两旁是悬崖绝壁，坡度又陡又立，多年来，装满车根本爬不上去。就是装多半车，一到这儿，车倌也得又摇鞭，又吆喝，使出全副的本领来才能上去。今儿孙支书破常规，偏偏要装那么满，二丑不服气。车一到这儿，他就借故把鞭子交给孙支书。孙支书毫不推辞，他接过鞭子后，从腰里摸出一根绳子，麻利地在左辕口挽了个帮套，挎到肩上，弓起腰，边使足劲儿拉套，边在空中甩着鞭花吆喝……

这一切，二丑看得真真切切；这一切，二丑是没有料想到的，他惊得目瞪口呆了。

两匹套马，一匹辕骡，打着响鼻，抖着前鬃，挺立着脖子，踏踏蹄蹄地直往上爬；支书呢，埋着头，弯着腰，右肩膀拉得简直快倒立起来了。二丑在后面，清晰地听到了孙支书呼呼的喘气声。猛然，“咯噔”一声，车轮被一个坎坷卡住了。眼看着车轮要倒滑下来，二丑心里“蹦蹦”乱跳，要是滑溜下来，可不得了啊！二丑忙跑上去，急得不知所措，刚要伸手夺支书肩上的套绳，支书喘口气，不容争辩地说：“不要慌，你去扛一膀子车脚，就闯过去了！”

二丑心里一亮，忙退后，蹲曲下身子，右肩膀紧紧地顶住车轮，猛一使劲，孙支书趁势甩了个响亮的鞭花，肩膀一挺，几股劲合到了一起，车轮又向前欢快地滚动起来了。

等上了坡，支书还在使劲儿拉着套。二丑急了，气喘呼

呼地叫喊：“孙支书，爬上坡了，你为啥还不扔掉套绳呢？瞧你头上的汗水，快流成河了……”

孙支书抬起胳膊，一边用袖口擦着额上、脸上、脖子上的汗水，一边笑微微地说：“牲口刚卖了大劲，再帮着它拉一会儿，先让牲口缓缓气……”

几句普普通通的话，二丑听了，肚里不禁一阵翻江倒海，心里有千言万语，一时不知怎么开口：以往，自己赶着牲口一翻过这座陡立的坡，就觉着太平无事了，便一屁股坐到车辕口上，慢悠悠地摇着鞭子，哼呀唱呀的，只顾自己舒服、开心，不顾牲口的死活。而今，支书送粪，赶车又拉套，上了坡，累得全身冒着蒸蒸的汗腥味，但他首先想的不是自己歇歇，而是自己拉车不松套，要先让队里的牲畜缓缓气，真是人民的老黄牛，社员的好带头啊！自己和支书相比，哎……想到这儿，他不顾一切地从支书肩上夺下了套绳，挎到了自己的肩上。

队里的赶车的，见年迈的孙支书拴套拉车，自己还有什么说的呢！等第二趟出车时，个个都装满了车，辕口上都拴好了套绳。这样，大大提高了送粪的速度。

傍晚收工后，人们在街上纷纷地议论着孙支书拉套送粪的事儿。二丑真是个快嘴不饶人的楞头虎，他明明看见王队长站在饲养院门前的人伙里，偏要跑过去，扯开嗓门儿喊：“咱们的队长如果也象孙支书那么领着大家干，嗨！我看呀，咱们队早建成大寨队了……”说了这话还不过瘾，又扭过头，提名道姓地喊：“王双宝队长，你也应该向孙支书学习学习

啦！”

王队长又张嘴唇又瞪眼，脸涨红了，脖子憋粗了，就是吐不出话来。可在众人面前，又下不了台，一转身，踉踉跄跄向队委会跑去了。

孙支书正看报纸，一抬头，见王队长变眉失脸地进来了，忙问：“怎么了？”

王队长喘着粗气说：“孙支书，你来队里蹲点，总得帮我把刘二丑这个刺头整回去，要不然，我这个队长没法儿当啊……”紧接着，他把刚才的事儿添枝加叶地细数了一遍。

孙支书也正准备找他谈谈哩！这会儿见他那火冒三竿的样子，不慌不忙地问：“二丑到底有多少错啊？你详细地谈谈吧！”

王队长扳着指头恼悻悻地说：“头一宗，他不服管教，今早上出工的事，你也看见了，派他担粪，偏不去，哎……”说到这儿，王队长长叹口气，埋怨地说：“他早上出难题儿将你的军，给你难看，你不狠狠地批评他，反倒真的把筐子借给他了……他眼里根本没有你这个支书，何况是我……”

“你别给我加油了。”孙支书截住他的话，“你尽管数他的错好了。”

王队长见勾引不起孙支书的火，又扳着指头数：“二一宗，劳动不卖劲，光偷懒耍尖，怕挑重担……”

“嗯。这一点，你说对了，二丑的这个毛病，一定得帮助他改正过来啊！”

王队长见孙支书同意他的看法了，忙说：“三一宗，爱

挑刺……”

“不对。”孙支书斩钉截铁地打断他的话，“二丑敢给干部提意见，是个优点。就说早上的事吧：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光挑轻活，不干重活，我看这个‘刺’挑得好。去年以来，你光指手划脚，不深入田间劳动了。春节后，经过整党整风，你在大队做过检查，表过决心，回队后，倒是参加劳动了，这说明有进步。但在劳动中只挑轻活，不干重活脏活，这说明你对错误认识得不深，改得还不彻底啊！”

王队长被孙支书说得倒吸了口气，停了停，若有所思地说：“你不给我们队里的干部撑腰，以后我们说话，社员更不听了。”

孙支书说：“做得对的，当然给撑腰。今儿这事，不但不撑腰，还得帮助你深刻认识，并向群众做检查哩！你的错误改正了，处处事事能以身作则，群众不听你的话才怪哩！”

王队长感到很委屈，但孙支书的態度很坚决。他眼见和刘二丑这场“官司”打输了，心里一时转不过弯来，一赌气，虎着脸说：“孙支书，这次趁你来蹲点，另选队长吧！”话没落音，人早溜出门去了。

这样的干部说这样的话，孙支书见过听过，因此，他并不担心王队长撂挑子。独自儿又若无其事地看了会儿报纸，站起身，径直到刘二丑家去了。

他找到刘二丑，先是表扬了他敢给干部提意见的精神，并鼓励他以后继续帮助干部。然后，指出二丑的缺点，上“纲”上“线”，批评得很尖锐。二丑呢？在孙支书面前象个乖孩

子似的，一直是点头认错。

孙支书刚出门，他的媳妇禁不住“噗哧”一声笑了：“你今儿怎么变得象只绵羊似的了？”

二丑忙向媳妇摆摆手，示意她低声点。等他望见孙支书走远了，才折回头吐吐舌头，摸摸额上渗出的细汗珠，笑笑说：“象孙支书这样的干部，不要说批评咱，就是打咱几下子，也心甘情愿。象王队长那样光会卖嘴的干部，越批，咱越不服气，越要和他闹……”

媳妇白了他一眼，不赞成他这么对待王队长，但没吱声，因为她最了解二丑的脾气。

孙支书也不管王队长想通想不通，亲自坐阵，用两个夜晚的时间，先在队委会内部进行小整风，围绕着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王队长终于认识了错误，第三天夜晚，在群众大会上做了深刻的检查。

转眼，就要种山药了。队里决定今年都种丰产坑山药。这样，往地里挑种子，是个顶累的活儿。这次，王队长分派二丑和别人铲坑，他和几个棒小伙挑种子。等一天的工作忙完之后，已是月挂当空了。但王队长还没一点儿睡意。他从凉房里抱出一捆柳条，蹲在明亮亮的月光下，编起筐子来了。

他那个刚满五岁的小明跑出来问：“爸爸，你编这干啥呀？”

王队长头也不抬地回答：“爸爸明天挑山药种子用筐子啊！”

小明又问：“凉房里不是有筐吗？为啥还编？”

王队长不耐烦地说：“今年，要甩开膀子大干，凉房里的旧筐小了，爸爸也要向你孙伯伯学习，编一副加重大筐子。”

小明好象不太理解“加重筐子”这个名词，想问，又见爸爸低着头只顾编，不理睬他，便扫兴地回屋睡觉去了。

初春的风，是凉丝丝的。可是，王队长的心里却热得滚烫滚烫。他听着山上那“轰轰”的炮声，知道这是今儿后晌收工后，孙支书硬把他留在队里安排次日的工作，他却和专业队的小伙子，带着干粮，风风火火地上山炸石备料去了。因为春播一结束，修水库还等着用石头哩！他望着那一个个闪光的窗口，猜想到人们都在连夜选种子、修整春播用的工具哩。是啊！队里原计划十天种下山药，今晚在社员大会上一讨论，群众提出要提前四天完成任务。十天的任务六天就要完成，真是形势逼人啊！自从孙支书回队蹲点，人们的干劲象火上浇了一股油，火苗儿一劲向上蹿哩！

王队长边编筐子，边想着队里的事情。忽然有一桩事儿涌上了心头，他左手提起那个刚刚打住底的筐子，右胳膊挟着一捆柳条，脚步“噔噔”地向二丑家走去了。

他进了二丑的院，见二丑的媳妇正弯着腰在窗前“咚咚”地安装坷垃锤，并没有看见他，他便先问：“二丑在家吗？”

二丑媳妇伸直腰，转脸一瞅是队长来了，忙说：“他不在家。”

“哪去了？”

“到公社去了。”

“黑天半夜的，到公社干什么？”

二丑家是个很会说话，很爱逗趣的人，她不直接回答队长的话，转了个弯儿说：“我说王队长，今年的新鲜事儿真多。以前光听说有加重自行车，孙支书回队一蹲点，人们又发明出个‘加重工具’。二丑今晚回来说你分派他明天铲丰产坑，取出凉房那张旧锨一看，嫌小，连夜到公社综合厂买大锨去了……”说到这儿，她把手中的坷垃锤一晃，略带着笑声说：“我呢？见人家都换加重工具，自己也跟着瞎混，明天妇女漏粪，我也想重换个大坷垃锤头，嘻嘻——也算加重了……”

王队长蹲在地上，一边编筐子，一边听她说话。等她停住了，王队长坦率地说：“二丑家，二丑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可是我对他的态度不好，等他回来了，你问他啥时有工夫，我和他好好地聊聊，向他赔礼认错。”

二丑媳妇被他这一提吊，想起一桩事儿，忙回屋里取出一叠纸，边往王队长手里递，边说：“这是二丑向你写的决心书，他吃过饭找你，你不在家里，这回顺便带去吧！”

王队长接过二丑的“决心书”，小心翼翼地装进兜里，心里又激动，又兴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二丑媳妇若有所思地笑笑，风趣地说：“我说王队长，连我们家的那个‘赖鬼’，在孙支书的帮助下，也甩开膀子了。我看别人呀，更该插上翅膀了……”

还没等王队长说话，忽然，北山窝里发出了“轰——”的一声巨响，王队长和二丑媳妇同时站起来，望着北山窝那滚滚的浓烟，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孙支书他们的炮声，越来越密、越响亮了……”